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八十七回 五日抱兩王子醫法通神 一句產四男兒麟祥曠世

素臣問眾人時，方知焦氏因縣裡傳了親屬，著追原價，有典商出銀五十兩，買為姬妾。焦氏不願改嫁，撞死在這石牌坊腳下。素臣看焦氏傷非致命，面色紅活；問其家，即在牌坊之旁，因令人抬回家去，請醫生看視。身邊挖出幾兩銀子，令其父調養，明日赴察院衙門回稟，免追身價，給與養膳。其父焦良，問知是按院親戚，跪地磕頭，連聲答應。素臣進衙與金相說知，感歎不已。

是日，府縣呈送又全外縣產業冊，素臣查閱，約有百餘萬。因將前冊並核除珠寶、軍器、盔甲等物造冊解部外，其餘米糧共三萬二千餘石，金銀及銀本、田莊、衣飾、器用、傢伙，估值共銀二百五十餘萬。請將一百萬歸入藩庫報銷；將現糧三萬二千餘石，盡數賑濟登、萊兩府沿海受災貧民；將一百五十餘萬，赴豐收地方採買米穀留於萊州，作為常平，存三糶七，以平穀價，豐年仍存七糶三。將又全城鄉房屋，改為倉廩，名大恩倉；設倉大使二員專司出納。保舉原任遷江縣縣丞白祥為監督。一面出本，一面即令府縣遵照查辦。次日，焦良來回，其女已能飲食；醫生說，半月內可癒，並送藥案進來。素臣看過，問金相借銀三百兩，交典具領，每年出息三十六兩，令焦氏逐月支用，聽其守志；身後即將本銀為殯葬祭用之費。查他的身價，止三十二兩；金相捐俸一併發給，免其追繳。發放過去，料理起程之事，一切未結之案，催趨完結。府縣改派了兩名雜職，署大恩倉大使；啟請玉麟為監督，亦於二十五日上任。隔晚，投揭稟見，請進內衙，玉麟拜謝保舉之事，金相拜謝入贅之事，設席款待。玉麟向素臣道：「今早已打發世雄等起身。金枝、晚香那日已差送回家，同小女一處進京。弟擇於明日到任後，即會同地方官查辦賑事；旨意一轉，即差人赴遼東採買。島中會銀不必送去，弟先墊銀九萬，買了米穀，分運各島，俟各人陸續歸還。」素臣道：「如此最好！」金相見玉麟相貌不凡，儼如關公一般，氣度亦甚豁達，敬重非常。玉麟見金相誠厚謙和，幾如明道一般，置身春風之中，尤深仰止。因顧官箴，不敢久飲，至晚即散席辭出。

次早，即發扛起身。合城紳士百姓，俱感激按君除了大惡，又奏留數百萬銀米置倉賑糶之德，制衣脫靴，設帳祖錢。攀轅臥轍者數萬人，填街塞市，輻馬不前，沿路耽擱，是日止行十里，即便歇下。金相見素臣便拜道：「吾兄之功，而弟屍之惶愧死矣！」素臣辭謝，因道：「民情如此，前路亦有阻滯；明日當起四更，緊趕兩日方好。」金相密令備下火把，一交三更即起飽餐而行，方免了百姓們擁擠之事。到了濟南，將印交與巡撫，馳驛續行。走了兩日，已到德州。赤瑛來見，稟知家眷早到一日。素臣道：「你們兩處暗暗知會，先後而行，我起早趕至景州，探聽景府消息，仍至阜城一處下店。」

是夜赤瑛與金相同鋪，講了一夜的話。素臣於四更起身，走到景州，日才初出，王府前冷落無比，只有一個老太監坐在地上看門，素臣問著鄰近，才知道奉旨搜拿，把罪名都推在長史身上，將吳鳳元凌遲處死，鳳元之父天門處斬，妻妾俱給功臣之家為奴；景王革去護衛，貶為公爵，禁止交往，故府前冷靜如此。素臣暗付：果被逆藩掩飾過了，殊屬可惜！在大道邊，等候金相同行。至六月初四，已抵蘆溝橋。東宮差內監伺候迎接素臣，素臣惶懼感激。於初五日五更起身，平明進見，到宮門外，即見長卿、懷恩佇立迎候，正欲握手。長卿道：「殿下在殿立候，特命弟出代迎，不可遲滯！」素臣惶懼愈甚，鞠躬疾趨，兩人引至便殿，東宮降階而俟。素臣汗流浹背，俯伏在地。東宮親手攙扶；進殿行禮。見素臣黃面，與圖畫不同，疑而致問。素臣以實奏對，即行謝罪。東宮道：「此孔子微服過宋之意，有何罪可謝乎？」賜坐、賜茶畢，先問人選以後之事，素臣一一奏畢。東宮以手加額道：「此天以先生賜孤也！先生為國忘身，屢瀕於死，剪除奸逆，培植忠良，功莫可紀！前日奏留李金家產，設立常平，為國家救濟貧民，培養元氣，孤所深感！已擬旨特授白祥為戶部額外主事，監督大恩倉；並將擬歸藩庫銀一百萬兩，亦留作糶穀之用矣！景藩之事，孤深悔事機不密，被其先備將一切叛逆書札，逮禁器物，俱行銷毀；將長史吳鳳元下藥，蒙不能言，把李金偽造逆書，俱推在他一個身上。寡人明知其詐，因叔父之親只得糊塗完結。使一切逆黨俱得倖免，是先生之成功，而寡人自敗之也，豈不可惜！」素臣答道：「李金劫本之後，必先送信景王，非殿下不密之故也。」東宮瞿然道：「非先生之言，寡人幾屈無辜矣！寡人未見及此，把一個素信之內監，軟禁在宮；因其日只有此一人在側，故疑之也。」因命內監，速傳令旨免之。復起立拱手說道：「寡人渴望先生之來，有三事奉求：一則皇上病勢纏綿，求賜良藥；二則匡寺煽禍，國勢岌危，求現在急救之法；三則政令失常，元氣傷耗，求將來培補之方。望先生不棄愚蒙，開誠詳示，天下幸甚，國家幸甚！」因先把成化帝得病之由，太醫所用之藥，及現在病勢，詳悉說知。

素臣頓首道：「殿下不坐，臣不敢對！」東宮只得坐下，命懷恩扶掖素臣入座。素臣立對道：「皇上之病，乃近女太驟，陰勝陽衰；太醫急於扶陽，反增亢暴。臣以為當停服藥餌，但飲米飲，屏去宮女；於王子或宗室中擇五六七八歲壯旺童男一名，擁背而臥。俟陽氣稍復，煩躁稍除，始進稀粥。再選一名，伏於胸前，抱之而睡。俟煩躁全除，陽氣大復，再進粥飯，撤去幼童，庶可瘳愈。」東宮因素臣立奏，亦仍立聽，至此始坐，覆命懷恩堅扶素臣就坐說道：「先生所言病情，絲毫不錯；療治之方，自必見效。懷恩可先進宮去奏聞娘娘；寡人隨後即來親奏。」素臣復奏道：「目前急救之法，若能因親政之便，暴其陰私，傳旨廢斥，押赴鳳陽看陵，在道處死，此上策也！」東宮涕泣，謹謝不能。長卿道：「洪文亦曾進此言，奈皇上非此人寢不安，食不飽；殿下純孝，慮傷皇上之心耳！」素臣道：「除此一法，別無良策；惟有暗暗消磨其氣燄，刻刻防備其奸謀，一毫不露圭角，一切且為寬容，俟臣遍歷天下，收羅豪傑，鼓舞人心，剪除逆黨，漸衰而漸勝之。但奸人近在肘腋，宿衛單弱，深屬可危！臣有兩童，一名奚囊，一名容兒，奚囊兩妻，一名玉奴，一名阿錦，容兒一妻，名賽奴，俱諳武藝；欲進與殿下，令兩童在外教習內監，三婢在內教習宮女。復有一友名熊奇，武藝出眾，膂力過人；令其出入隨侍，以備非常。此二童三婢，年俱幼弱；此一友貌頗呆拙，不為奸人所忌。惟殿下裁奪！」東宮大喜道：「寡人久有此意，惟恐反得奸人黨類，養虎貽患！先生所信，更復何疑？但先生婢僕想亦不多，雖係暫借，必缺於用，寡人當別籌以補。」素臣辭謝。因復奏道：「殿下欲求培補之方，則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兩書俱在。體《大學》之矩，而與民同好惡，用人理財，胥得其當，天下無不平矣。」

體《中庸》之九經而貫之以誠，擇善固執，而達道無不行矣。達道行，天下平，而元氣有不復者哉？」東宮道：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同一聖人治天下之道，何以各立名義，絕不相同？」素臣道：「八條目中，誠欲修齊治平之道，即《中庸》之盡性參贊，形著動變；九經中，非用人，即理財，皆與民同其好惡，即《大學》之矩，特詳列其目，而復指其事，著其效耳。其事即同好惡，理財用人之事；其效即同好惡，理財用人之效，非有二也！《大學》由意誠而至治國平天下，順而推之也；《中庸》由為天下國家而至誠身，逆而推之也；順逆雖殊，而俱歸重一誠。其入手工夫，則大學之格物致知，即中庸之學問思辨也；由學問思辨以力行，弗得弗措，而盡百倍之功，則愚者必明，柔者必強，而可進於誠。誠則能體《中庸》之九經，而形著動變，盡性參贊，即能盡《大學》之八條目，而身修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；此在困勉者且然，況學知利行者哉？殿下有生安之質，然必不恃生安，而並不居學利，日求盡困勉之功，則誠可幾，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之理可盡，二帝三王之治，不難再見於今日矣！臣冒罪易容恐有漏泄，不能久侍幃幄。啟沃之事，願一委之洪文，必能補益高深，不特元氣可復，而上理亦可臻也！」東宮起立，拱手致敬道：「先生之論，一以貫之之論也；先生之學，內聖外王之學也；寡人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至寡人之愚暗，得稍有知識者，洪卿之力也！久資以啟沃之事，沉重以先生之教乎？先生欲遍歷天下，為國家除奸剿逆，寡人豈敢留滯先生？但欲慰經年渴想，受片時教益，亦須屈留數日。依先生之法，調理聖躬，亦必俟有效驗，先生在路，庶可放心。」素臣頓首受命。復奏謝賜放璇姑之恩，東宮親手扶起，內侍擺上酒筵，東宮令長卿代陪，自往正宮。太后、皇后已屏去宮女，單留兩個老宮人、小內監伺候；選了一個王子，送上御床，擁背而臥；停了湯藥，但進米飲。東宮屏息體察病勢，至晚回宮；即向素臣致謝道：「聖躬餘月來未能睡臥，今得先生神方，未申二時竟得安睡，餘時亦不甚煩躁，感激不淺！」素臣惶恐辭謝。是晚設席，東宮親陪，因久經減膳撤懸，故但清坐密談，至二更始進後宮。懷恩復陪坐，聽到四更，喜道：「得聞老先生一席之談，不枉為人一世矣！」素臣問及謝紅豆，懷恩道：「三日前回

湖廣矣。此女中神童，亦女中賢者，他只服得老先生一人，連洪老先還不甚在意哩。」素臣無然道：「連長卿兄都不在意，又可謂女狂士矣！」

次日一早，金相朝謁，東宮傳旨，升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代巡北直，兼按九邊，賜上方劍，便宜行事，欲發令旨，令其走馬上任。素臣奏道：「皇甫毓昆年逾四十，尚無子嗣；臣特為買一女，欲送彼為妾。因殿下遣內侍遠仰，臣倉皇進宮，未與說明。求殿下少寬其期，容其納妾後行，受賜不淺！」東宮道：「先生既有此美意，寡人即當成之！」因問：「其女何名？現在何處？」素臣道：「其女名金枝，現在毓昆寓所，特未知臣之意耳。」東宮命懷恩傳令旨，將金枝賜皇甫毓昆為妾，撤蓮燭以寵之；寬限七日後出巡。素臣復奏：「臣妾之父任信，亦年過四十無子，臣亦買一女晚香，欲送為妾。」

東宮不待說完，即問：「晚香現在何處？」素臣道：「亦在皇甫毓昆寓所。」東宮道：「寡人知任信與先生至戚，常優禮之；其人亦係讀書之士，但少剛耳。懷恩可並傳令旨，將晚香賜任信為妾。密諭使知文先生現在宮內，可也。」懷恩領旨而出。東宮仍赴正宮候安，至午後回宮，復向素臣致謝道：「聖躬較昨日更勝，可望速愈矣！」

次日黎明，即親至素臣臥處，謝道：「一早有宮監來，說皇上一夜安睡，精神更勝，昨日已進稀飯，耳目俱能視聽；先生真聖於醫者！寡人進宮，當添一幼童抱臥。連日因貪聽先生講解，有許多奏章未覽，問安之後，即擬並日夜之力，以清塵積。已命內侍駕車，密送先生至皇甫卿寓中，如欲晤任信，亦即一往。明日午後，再令內侍來接，便當暢聆教益也！」素臣叩謝。暫別長卿道：「可惜日月、介存、正齋俱不在京，不得握手，一敘離思耳！」因上車出宮，至金相寓中辭謝，內監回宮，即與金相作賀。金相亦道謝。素臣道：「尊嫂發怒之時，老兄不似季常一般，埋怨東坡，也就夠了，怎還敢勞謝？」金相大笑道：「弟盡學得來季常，拙荆卻再學不來柳氏！承兄之賜，弟之喜尚淺，而拙荆之喜獨深；原說俟吾兄來，要領著金枝，出來拜謝哩。」茶罷，先是赤瑛夫婦拜了。然後金相夫人餘氏，領著金枝出謝，拜畢，坐定。餘氏道：「拙夫四十無子，妾身日夜憂心，屢勸置妾，堅執不從。若非老伯高情，重以東宮之命，事必不成！將來若得生育子女，接續宗祧，皆老伯所賜也！東省誅逆之功，皆出於老伯，而妾夫冒之，得膺特擢，兼賜尚方。畿輔之地，耳目最近；若不求老伯終始主持，則所見不如所聞，不特同朝指議，亦辜東宮之恩！妾身今日一則拜謝金枝之惠；二則求為妾夫定指南之車！伏惟垂察！」素臣看餘氏是一位福德之相，出言井井，大有經緯；暗付：有其夫，必有其婦！因答道：「金兄自裕經濟，何庸文白贊襄！前日又將遍歷天下之意，奏知東宮，更不能久羈一省。愚意欲隨金相巡歷各邊，即由陝入川，至雲、貴、兩廣折回內地。軍旅之事，自問稍嫻於金兄；當奏知東宮，先按各邊，次按直隸，使各邊士氣軍裝，一為改觀，亦可少盡文白之心耳！」金相及餘氏，俱感激致謝。早膳畢，即至任公寓所，任公夫婦歡喜非常道：「若非昨日先知賢婿到京，今日忽見，還不知喜到怎樣哩！」素臣見嚴氏歡天喜地，便自放心，說道：「小婿因岳丈年過四旬，未有子嗣，在家與小姐商量，欲勸置妾。適在山東，見金枝、晚香二女，姿容幽雅，性格溫柔，故托皇甫兄家眷帶進京中。本擬見過岳丈、岳母，從長計議，將一女送與金相，留一女服侍岳母，察其可用，然後收房。不意東宮欲令金相走馬上任，小婿一時匆迫，說出二女；東宮立時傳旨賜婚，阻擋不及。望兩大人曲恕小婿冒昧之罪！」嚴氏道：「你丈人是感激不過的了，妾身初念，原有些怪著賢婿，該通知一聲，不該驟然竟以東宮之勢來壓服。後轉一念，想賢婿本意，卻為任氏宗祧起見，非有他故。加以晚香性格柔順，妾身自兩女嫁後，寂寞無聊，昨晚今早在房服侍，頗稱我心；遂把錯怪之心，變為感謝之念了！何況賢婿還有這許多委曲，更有何罪可怨呢？」素臣因把出門時，湘靈囑寄家信之言述知。嚴氏道：「今年二月，趁東方翰林之便，打發鄴升到江西，四月裡回京，知道兩個小女得了外甥、甥女，產中幸俱平安。」素臣忙問：「小姐是幾時分娩？所生是男是女？」嚴氏道：「你原來還在不知。是賢婿的福氣，你已添了四位令郎了！」任公道：「還有奇處，四位生日俱同一旬；令正所生名麟，在元旦；大姨所生名鳳，在初五；二姨所生名鵬，在人日；小女所生名鼇，在初九。四母皆平安，四男皆岐嶷，太夫人每日往各房看弄諸孫，快樂無比，真賢婿之福也！」素臣忽聞連舉四子，母子平安，已是喜慰；兼聞水夫人弄孫之樂，心花頓開。因請香燭，向北叩謝天地，向南叩謝祖宗，快樂非常。丫鬟們擺上茶點，翁婿三人，各述別後之事。任公夫婦驚異不已，素臣複述世雄之言，任公夫婦方才恍然。任公道：「怪是初見廖宦，我還沒謝他周旋之事，他反百倍慇懃，原來是這三千兩銀子的緣故，真可歎也！」素臣道：「岳母前在江西省城，見小婿易容，深為驚駭；此次何獨不然？」嚴氏道：「一則前回面色，更覺滲瀾；二則那時但識賢婿之面，面色一變，便全不認識，以後常見，便連骨節身材聲音笑貌，俱認識了。加以晚香說起賢婿是金黃面孔，已早知為易容；故毫無驚異也。」因命晚香出見。晚香仍欲叩頭，素臣力辭，以小禮相見。素臣復問：「岳母說趁東方之便，莫非始升已回江西？」任公道：「他因未家大小姐服滿，急欲回去成婚，兼為未公營葬；故於二月內告假回去。」素臣道：「他尊翁托我令其告假，亦是此意。只未老伯喪葬，不能料理，少盡此心，為歉然耳！」午後，設席款待。素臣於席間將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之意，打動任公。嚴氏極力慫恿道：「此時諫官，如何可為？女婿所見極是。」任公本少宦情，兼由夫人作主，遂定主意道：「告官頗易，只故鄉毫無產業，又無親族倚耳。」嚴氏道：「兩女俱在江西，我意欲於豐城暫覓一椽，俟將來得子長成，再回祖籍。我尚積有數百金，可供粥，相公但請放心！」素臣道：「浴日山莊房屋頗多，可向東方先生借住；始升成婚後，洪儒獨住此大宅，嫌於土木勝人，亦可同居。但憑兩大人主意。」嚴氏道：「賢婿處尚有令兄同居，洪儒處別無外人，且人少屋多，他兩個少年，得我們去照管，尤為兩便，竟定了主意，與二小姐同居便了。」任公唯唯稱善。是夜講至二更，素臣屢屢催促，方才進去。鬆紋服侍素臣上床，問道：「小的在皇甫老爺處，一無差使；明日爺進宮去，可帶小的進去服侍。」素臣道：「宮裡有宮女承應，如何可帶你進去？你在外無事，正好依著口訣，熬練氣力，但不要勉強，以致受傷就是了。」次日早膳後，即辭別任公、任母、至金相寓中。定下先按遼東，回來按薊州、宣大、太原、固原，次按榆林、寧夏、甘肅曲甘肅至臨洮分道，金相回直，素臣入川。午後，內監駕著關防車來接，素臣忙上車入宮。東宮接見，極口致謝道：「皇上病勢，十去七八；塵積之事，亦俱清理；可暢聆先生之教矣！」因把平日所疑，一一請質。素臣隨問隨答，如犀分水，剎然而解。講到入席，已把東宮積疑，消釋大半；至席散，則平日之疑，已盡釋矣！東宮歎息道：「人之才質相懸，高下隔越，乃至如此！此數上事，毋論宮僚講官，皆仍俗解，即洪卿亦得半而未究其全，粗言而未抉其奧，寡人竭力深思，至數年之久，而鑽索俱窮者；今得先生數時之教，即無不渙然冰釋，先生真非常人也！」是夜，東宮聽講，直至四更。

如此兩日。至初十日午後，東宮復大設宴席，款謝素臣道：「皇上今日已起床矣。寡人謹遵先生之法，撤去王子，恭進飯食。午前令太醫診視，說病已全去，只需調養，十日後便可起居照常。皇上大喜，已定於七月朔視朝矣。計自初五至昨日，不過五日，奏效之速如此，先生真神於醫者也！」是夕，張燈鼓樂，雖不演劇，卻命四個宮女，清歌侑酒，東宮親起行酒三巡，初更始撤。命設竹簾，開北窗，拔冰茶，雪瓜藕，請素臣講《中庸》。素臣道：「《中庸》之支分脈貫，句櫛字解，由天人入，由人入天，講官自己詳言之；有不能詳者，洪文必已詳之，巨無庸贅。臣請將《中庸》二名義，為殿下陳之。中之名，肇於《虞書》；至孔子，加一庸字，佑啟後人，砥柱異學之功，賢於堯、舜者遠矣！蓋凡言中而不出於庸者，皆非中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極之，即以位天地，育萬物。無忌憚之小人，及索隱行怪之徒，則視庸德庸行，或以為芻狗，或以為金屑，或以為老生常談，而棄之蕩然矣！中庸抑賢知之過，同於愚不肖之不及，而決言登高之必自卑，行遠之必自邇，以見不庸者之必失中。而篇首以小人而無忌憚，預為老、佛定一名目，則不特不庸，而且反乎庸，不特失中，而且反乎中，較索隱行怪者，罪有更甚也！故天地之化，有生有死，聖人知之，而存順沒寧，庸也，即中也。老、佛則貪生怕死，而言長生，言太覺矣，皆隱怪而非庸也，即非中也。後世援儒入墨之徒，能百變其詞，以亂聖人之中；而獨不能一試其巧，以亂聖人之庸，卒使聖道與異端如黑白之判然，皆庸字之力也！不然，則老之窈冥昏默，佛之如如不動，後人皆得以附於堯之執中，舜之精一矣！是則庸之一字，及聖道萬里長城，孔子發之，子思子暢其義以成書，而一切異端異學，皆無所置其邪喙，臣故曰：賢於堯、舜者遠矣！」

東宮肅然起立，拱手贊歎道：「此論不特耳所未聞，亦目所未見，先生亦聖道萬里長城也！」坐下，復問：「子思本言中和，而即變和為庸，庸與和有分別否？」素臣道：「發皆中節，故謂之和；而所謂中節者，皆庸言，庸行也。惟庸故能和，舍庸求和，

即異端之和，而非聖人之和矣。蓋異端惟不能庸，故不能和，其所謂和者，皆大不和者也。自私自利之見，蟠結於中，豈能有育萬物之理乎？和之一事，尤異端可假托；子思子為判別邪正起見，故變和言庸，而其實庸即和也，和即中也。朱子言《中庸》之中，實包中和之義者，此也。」東宮贊不容口，復問：「異端如老子，古之賢君有本以為治者；先生以為如黑白之判然，請詳其義？」素臣道：「真西山雲：老氏之言，所該者眾，養生則神仙方書之所自出，陰謀則申、商、韓非之所本，放蕩至劉伶、阮籍而甚，清狂至王弼、何宴而極，皆以惑世亂政，斲喪生民，亦既詳言之矣。惟許其曰慈，曰儉，曰不敢為天下先，曰無為民自化，好靜民自正，無事民自富，無欲民自樸，無情民自清，為近理之言，而雲曹參、文帝以之治漢，君子有取；則臣不能無辯。老氏之言，千變萬化，其旨皆歸於清淨，其念皆起於貪生。其曰慈，曰儉，曰不敢為天下先，即用之不勤之養生，即欲奪固與之陰謀；其曰無為民自化等語，即大道廢，有仁義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之意；實放蕩之宗，與聖人之無為主靜等義迥別；而要其旨，則專歸於清淨，其功則皆用以養生。西山先生謂君子有取，固未識老氏之隱也。蓋聖人之慈，慈於人；老氏之慈，慈於己。聖人之儉，儉於度；老氏之儉，儉於情。聖人先天下而憂，與老氏之不敢為天下先者，異矣。聖人之無為，用人則逸也；老氏之無為，棄禮蔑義也。聖人之靜，戒慎恐懼也；老氏之靜，去知離形也。聖人之無事，居敬行簡也；老氏之無事，居簡行簡也。聖人之無欲，一私不擾也；老氏之無欲，一念不萌也。聖人之無情，順萬物之情也；老氏之無情，絕萬物之情也。其言之似是，如莠之與苗；而其旨之背馳，如吳之與越！臣故曰：如黑白之判然也！曹參、文帝當暴秦之後，百姓深受鞅、斯之慘，酷楚、漢之兵爭，得一中材，即可致治，而適承之以安靜，且蠲租賜復，歲不絕書；小康之治，豈老氏之功？而其受老氏之害者，則千古所未喻也！當其時阡陌之開未久，則吠溝澮塗之跡未盡湮；焚書之禍旋消，則老師宿儒之傳未盡失；誠得一聖人之徒，為之補偏救弊，興廢舉墜，則井田可復，禮樂不亡，而唐、虞三代之治可致！乃徒師老氏清淨之意，因陋就簡，謙讓未遑，遂使阡陌之制，綿蕞之規，百世守之。蓋自井田廢，而天下無至治；官禮廢，而萬世無朝常；豈不惜哉！」東宮瞿然失驚，起立而道：「老氏之繆於聖人若此，非先生言，如處暗室，孰能見之？受賜為不淺矣！」說畢，復坐，問：「佛氏荒唐，寡人自幼即受覃吉之教，稔知其妄；但其教數千年不滅，且古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皆僕僕亟拜，彼能安受之者，何故？」素臣因把西湖上辟和光一番議論，大同小異的奏對出來，東宮方恍然大悟道：「此千古至言也！其人已死，其鬼不靈，僕僕亟拜，真小兒之癡愚耳，與彼土偶木偶何與？老子之號為三清，居天帝之上，亦猶是而已！」東宮正在歎賞，忽見兩個宮女，慌慌張張的，趕到東宮身邊，不知說甚言語。但見東宮驚惶失色，兩淚交流。正是：

盡掃妖氛見白日，忽驚龍腹透紅霞。

總評：

九經中非用人、即理財，皆與民同其好惡、此即挈矩之道。將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打通合一，可入住流，補諸儒之所未及。

順推逆推俱歸重一誠字，說理處真有水乳交融之妙。

《大學》之格物致知，即《中庸》之學問思辯，二語可謂鐵板。注疏凡藉口古本《大學》，搖撼程朱格致之說者，僅無立腳處矣。知學問思辯為《中庸》起手工夫，則《大學》之起手功夫，舍程朱所言格致之義將安所屬？一切舍學言悟、說玄說妙，何異癡人說夢？真兩程朱子之功臣也！

十日之間連舉四子，已屬難事，然出於多妾者尚不足奇，出於一妻三妾者則奇矣。麟祥曠世，洵非虛譽，孰知此特為後文蒿夫源頭而來，綿綿不絕，固有奇之奇者耶？

小人無忌憚，預為老佛定一名目，此亦鐵板注疏。蓋索隱行怪，即讖緯術數之學，亦是惟此無忌憚之小人方是老佛定名，反中反庸。既小人矣而又無忌憚，故敢背天滅親、棄理蔑義，於萬世常通之外，另開一竇也。巨眼如箕，明若玻璃，讀之拜地不起！

援儒入墨之徒，能百變其詞，以亂聖人之中；不能一試其巧，以亂聖人之庸。此千古創識，千古定論。宗杲、天覺、子瞻、子由及陸王之徒讀之，必通身汗下，欲置一喙不能矣。魏先生欲刊中庸章句，雲發諸儒未發之秘，息群邪欲逞之辭，有功於性學者，亦甚鉅哉。讀「異端唯不能庸，故不能和」一段，乃知子由所論中和，直是矢橛！朱子言中庸之中，實包中和之義，而未訣「庸」字之秘。為聖道築一萬里長城，豈特留此義以待素臣耶？以素臣「庸」字之義辟子靜，子靜雖有百喙何辯？固不待往返詰難，如太極圖說之詞費也。駁去西山先生君子有取之言，分別聖人、老氏同異，一字一句，如犀分水，如錐畫沙。老氏何幸而遇西山，何不幸而遇素臣。孔子曰：惡莠恐其亂苗也。素臣亦曰：惡老氏恐其亂聖人也。西山先生其猶認莠作苗者歟？不特西山宋儒類此者多，惜未得見此書而讀之。